



鄉情涓涓



春入人間 三月正好

李建平



清晨推門下樓，樓道裏隱約飄着樟腦與棉絮混合的氣味。轉過樓梯角，一片晃眼的白霧地撲進眼簾——樓下空地的晾衣繩上，不知誰家的棉被正攤曬着，鼓脹的，像個吸飽了日光的喧騰大麵包。風過來時，被角微微掀動，便有極淡的、屬於陽光的乾燥香氣，和着被芯裏舊棉花的暖意，悠悠地散在空氣裏。

我忽然怔住了。這氣味，這光影，竟這樣熟悉。彷彿一剎那，高樓與街道退去，我又站在了老家的院場上。

那是多少年前的三月呢？母親也是這樣，挑一個響晴的日子，將冬日的沉重一一卸下。被褥、棉衣，還有我們孩子穿的臃腫的襖褲，統統抱出來，搭在竹竿上，鋪在草垛頂。那時的陽光，彷彿也格外慷慨些，亮堂堂地灑下來，將那些灰藍的、印花的布面，曬出一種蓬鬆的、喜悅的質地。我最愛將臉埋進剛剛收下的被子裏，那股子太陽的味道，暖烘烘的，直往鼻子裏鑽，吸一口，五臟六腑都妥帖了。母親總笑我，說那是「日頭的香氣」。她拍打着被面，棉絮裏的微塵便在光柱裏活潑地舞動，像無數極小的、金色的生靈。

三月的好，是好在它的「敞亮」與「透氣」。冬日瑟縮的、蜷曲的，此刻都舒展開

來。風是清的，不再割臉；陽光是潤的，不再寡淡。田埂上，薺菜早已起了細碎的白花，馬蘭頭卻正當時，嫩生生地，一簇一簇躲在草叢裏，等着婦人或孩子的小籃。阿婆們蹲在地頭，一面閒閒地說着話，一面手指靈巧地撥弄，不一會兒，籃底便鋪上了一層青碧。空氣裏，除了泥香、草香，不知哪家的廚房，飄出了醃篤鮮的鹹香，筍子、鹹肉、百葉結在鍋裏咕嘟着，那香氣厚實實的，能隨風飄出好遠，勾得人腳底發軟。

牆根下，背陰處的殘雪早已化盡，泥土黝黑濕潤。蹲下身去細看，便會發現許多驚喜：嫩綠的蕨菜，像握緊的小拳頭，怯怯地探出頭；不知名的野草，頂着兩片圓圓的子葉，憨態可掬；甚至有一兩株早開的婆婆納，綻出星星點點的藍，那樣小，那樣靜，卻藍得驚心，彷彿把整個天空的明朗都收在了一星花瓣裏。這便是三月的生機了，不張揚，不喧嘩，只是靜悄悄地從每一個縫隙裏鑽出來，

宣告着自己的存在……

鄰家的阿婆，這時節也愛搬個小竹椅，坐在自家門口揀菜。見我走過，總會揚起臉，笑出一臉菊花褶：「因因，放學啦？阿婆灶頭上煨了糖茶，吃一碗去？」那聲音溫軟的，帶着江南水汽的糯，和陽光曬過的暖意。我那時會湊過去，看她將枯黃的菜葉仔細剔去，將鮮嫩的理成一束。她那雙布滿老繭的手，在翠生生的



●棉被像個吸飽了日光的喧騰大麵包。

AI繪圖

菜葉間翻抹，竟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柔和。時光，在那一刻，彷彿也就走得慢了，像溪水裏一塊光滑的卵石，被水流溫柔地撫過。

如今，我住在城市，窗外的三月，是行道樹上一夜之間萌發的朦朧綠意，是商場櫥窗裏早早換上的輕盈春裝。便捷，卻總隔着一層。只有在這樣偶然的、被一縷熟悉的陽光或氣味擊中的時刻，那些關於三月的、層層疊疊的記憶，才會忽然甦醒，鮮活得如同昨日。

我走過那床曬着的棉被，忍不住伸手，輕輕按了按。指尖傳來的，是蓬鬆的溫暖，透過纖維，一直暖到心裏去。這溫暖，與兒時母親曬出的並無二致。原來，無論歲月如何奔流，人世間換了幾番模樣，三月的陽光，始終是一樣的。它慷慨地照耀着高樓，也從不吝於曾經的田壟。它將棉被曬得蓬鬆，將土地曬得甦醒，也將人心深處那些柔軟的、渴望舒展的角落，一一熨帖。

春入人間，最入人心的，或許便是這份「正好」吧。風正好，光正好，不冷不熱，萬物都走在一條自在生長的路上。而我們，在這熙攘的人間，能於某個瞬間，被這樣一點熟悉的暖意輕輕托住，記起自己也曾是一株在三月陽光裏舒展的植物，便也算不負這大好辰光了。

白駒過隙

東方惠

認領

當我重新認領你
不知道回來的
還是不是原來的你

其實

你一直都在我心裏
最柔軟的那個位置
只是一場演砸的戲
讓我趟着淚水找你

你讓我哭過又笑過
我就把一面鏡子
立在每天路過的
位置，隨時照一照

看清自己的腳步
能不能真的走歪
樣子還是不是
你心裏的樣子

擦掉過往

用時間的橡皮擦，擦掉
過往，再擦去脂粉
擦去心靈的道具，還原
那個，本真的自己

你是否記得，化了妝的
我呢？現在我又從舞台
站回到原地，我還是
原來的我，有點小壞

有點調皮，都代替不了
那些真善美的品質

時間的橡皮擦，能不能
留下舞台的印記，我不再
追問，我只想還原一個
不化妝，不表演的自己

草，和草民

想到草，就會和草民
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我是活得，雨水豐沛
陽光充足的那種草

衣食無憂，已是最大的
幸福。草民就草民吧！
不要，嫌棄自己地位
是高，是低……

長在山裏的草和長在
平原上的草，都是草
無需複製，無需模擬
只要能活得，有亮度
滿足，就會給生活
多一點信心，就不會
去在乎，草和草民
哪個會更貼近自己

時代詩行

字裏行間的燈

董國寶



暮色漫進窗櫺時，我總愛坐在老榆木書桌前，摩挲父親留下的那方硯台。硯台已磨得溫潤，旁邊堆着幾本捲了邊的舊書，紙頁間還夾着半片乾枯的槐花瓣。沒有午後暖陽的斑駁，只有檯燈昏黃的光，卻足以照亮那些藏在文字裏的、抵禦歲月寒涼的燈火。

我與書的相遇，從不是年少時的偶然歡喜，而是困境裏的別無選擇。十二歲那年，一場高燒奪走了母親的聽力，父親在鎮上的磚瓦廠打兩份工，家裏的日子像被雨水泡過的棉絮，沉重又潮濕。那時的我，不愛說話，也不敢和同學瘋跑，總怕他們提起「你媽媽怎麼不說話」的話題。

五年級的語文老師姓陳，是個鬢角染霜的老太太。她從不說教，只是在某個放學後的傍晚，把我叫到辦公室。桌上沒有精緻的名著，只有一本泛黃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封皮上的保爾早已看不清面容。「孩子，別總低着頭，書裏有比抬頭更能看見的東西。」陳老師的聲音很輕，把書塞進我手裏時，指尖帶着老繭的溫度。

那是我第一次在文字裏找到共鳴。冬夜的廚房，母親坐在灶前納鞋底，火光映着她安靜的側臉。我就着灶膛的微光看書，保爾在暴風雪中修築鐵路的身影，與父親凌晨四點出門的背影重疊。讀到他失明後仍堅持寫作，我攥着書的手微微發顫——原來苦難從不是絕境，心有所向，便有光可尋。那本書，成了我年少時的一盞燈，照亮了自卑的角落，讓我學着在沉默中積蓄力量。

後來，書成了我最忠實的夥伴。初中時，我用攢了半個月的零花錢，在舊書攤淘到一本《唐詩三百首》。沒有精美的註釋，只有前人留下的密密麻麻的筆記。春日裏，院中的槐樹開花了，我搬個小板凳坐在樹下，讀李白「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豪邁，讀王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淡然。風吹過，槐花瓣落在書頁上，香氣混着墨香，成了最動人的滋味。

那些詩句，像一顆顆星星，綴滿了我青春的夜空。我不再畏懼旁人的目光，開始在語文課上朗讀自己寫的文字，開始在日記本裏記錄生活的點滴。母親雖然聽不見，卻總愛坐在我旁邊，看着我寫字



●我與書的故事只有細水長流的溫暖。

的模樣，嘴角帶着溫柔的笑意。她會用手語告訴我：「你寫的字，像星星一樣亮。」

高中的日子忙碌又枯燥，晚自習的教室燈火通明，每個人都為前程奮力拼搏。我依然保持着讀書的習慣，只是從詩詞換成了散文。朱自清的《背影》，讓我讀懂了父親彎腰買橘子時的深沉；史鐵生的《我與地壇》，讓我明白「命運的局限盡可永在，不屈的挑戰卻不可須臾或缺」。那些文字，沒有華麗的辭藻，卻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讓我在疲憊時，總能找到繼續前行的勇氣。

大學畢業後，我成了一名特教老師，教那些聽不見、說不出的孩子。我像陳老師當年那樣，在教室的角落搭起圖書角，擺滿了繪本和帶拼音的書籍。我教他們讀「床前明月光」，教他們寫「愛」與「希望」，教他們在文字裏尋找屬於自己的世界。有個叫小宇的孩子，天生失聰，性格孤僻。我把那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送給她，用手語告訴她書裏的故事。慢慢地，小宇開始願意和我交流，她會用手語告訴我，保爾是她的英雄。後來，她在作文裏寫道：「書是我的耳朵，讓我聽見了世界的聲音；書是我的燈，讓我看見了前行的路。」

看到這句話時，我眼眶濕潤。原來，文字的力量，真的可以跨越山海，穿越時光。

如今，父親的硯台依舊擺在書桌前，母親也已鬢髮斑白。閒暇時，我會陪着母親坐在槐樹下，讀詩給她聽。她聽不見，卻能從我的口型和神情裏，讀懂詩中的情意。風吹過，槐花瓣再次飄落，像多年前那樣，落在攤開的書頁上。

從年少時的自卑怯懦，到如今的從容堅定；從被文字照亮，到成為別人的光。我與書的故事，沒有波瀾壯闊的情節，只有細水長流的溫暖。那些藏在字裏行間的燈，早已融進我的骨血，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暮色漸濃，檯燈的光依舊柔和。我輕輕合上書本，夾好那片槐花瓣。我知道，只要書在，燈便不會滅。而我，也會帶著這份光亮，繼續在文字的世界裏，溫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擁啊擁，故里長



文學花園

邱寶瑜

「擁啊擁，擁金公，金公做老爹，阿七阿八來擔靴……」孩子新學了潮曲，稚嫩的童音在我心底漾開圈圈漣漪。恍惚間，記憶深處那扇木門，吱呀一響，緩緩推開。

門後，是潮汕鄉下那座「四點金」老厝。青磚灰瓦、木樑石柱，圍成四四方方的院落，將一方天光雲影靜擁懷中。高而寬的門檻，被無數晨昏的腳步踏過，磨得光滑沁涼。天井裏，金銀花順着竹架爬上瓦簷，風一過就撒下滿院花香，石榴花年年如約豔紅，映着牆根濕漉漉的青苔，靜默成詩。

老厝的午後，總被潮曲填滿。大人們為生計奔忙，留在家的老婦老姆，搬竹椅圍坐天井，手裏擇着菜，邊上攔一壺冒熱氣的功夫茶，嘴裏不自覺就哼起了歌。茶喝得急，歌卻哼得慢，不像女兒唱的這般明快，多是舒緩悠長，帶着潮汕方言的軟糯，像天井裏的風，在空氣裏繞啊繞，偶爾混進幾聲鳥鳴，更顯時光悠長。

我幼時聽不懂《桃花渡》裏的談諧，《陳三五娘》中的纏綿，也不解「正月點燈籠」「天頂一粒星」的俚曲意趣，只覺那調子軟軟地拂過耳邊。《擁啊擁》是聽得最多的一首，老婦沙啞的聲線與老姆溫婉的唱腔，一唱一和，成了童年裏最安心的聲音。

正在瘋玩的小孩，被老人一聲喚住：「孛，莫玩，老媽教你唱歌仔。」我們頗不情願湊過去，托着腮，看日光穿過天井的屋簷，透過金銀花的枝葉，在地上織出斑駁光影。那些啾啾音符，就在光影裏靜靜浮沉。聽着聽着，困意悄悄襲來，眼皮漸沉，不知何時靠着老人的膝頭睡着了。

那時不知，這幾句簡單的唱詞裏，「金公」是尊貴，「老爹」是高官，「阿七阿八」是滿堂兒孫繞膝承歡。短短數語，是長輩對家宅興旺、子孫安康的祈願。那些漫不經心的哼唱，裹着愛意的搖籃，載着懵懂的我們，晃進淺淺的夢裏，伴我們長大。



●稚嫩的童音在我心底漾開圈圈漣漪。

後來，時光彷彿加快了腳步，村裏新樓迭起，鄰里相繼搬離，去往更熱鬧的地方。我也為工作成家，從鄉野走向遠方，步履匆匆。可越長大，越懷念在老厝的簡單與安穩。逢年回鄉，見它依舊守在原地，卻已頹敗坍塌，庭院荒涼，野草瘋長。風穿過空院，嗚嗚低鳴，再無半分往日生機。當年唱曲的老人也一一離去。心，也跟着塌了一塊，空落落地疼。

我總以為，那段被曲聲笑語包裹的時光，隨着老厝的頹敗，一同散在了歲月裏，年歲漸長，愈是近鄉情怯。直到此刻，女兒的歌聲響起，生澀卻認真。看她搖頭晃腦的模樣，像極了當年蹲在竹椅旁。我。一瞬間，所有我以為模糊的過往，悉數甦醒——天井的陽光、花草與泥土的清香、老人綿長的歌韻、膝頭的觸感……原來它們從來不曾消失，只是靜靜蛰伏在血脈深處。

只覺心頭一熱，我的視線更加模糊了。老厝的磚瓦會傾頹，但鄉情從不依附於一磚一瓦。它被揉進了親切的鄉音裏，成了刻進骨血的根。老厝也從未奢求我們永遠駐留，它只是將最安心的懷抱，藏進了這聲聲吟唱中。無論走多遠，只要潮曲響起，便知道心歸何處。

「擁啊擁，擁金公……」女兒還在唱，我輕聲和。時光流轉，潮聲依舊，當年老人擁着我長大，如今我伴着孩子，將這首故里長歌，輕輕續寫。那聲「擁啊擁」，歲歲年年，溫暖如初。